

Immortal Moment by Great Photographers

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  
世界单幅新闻摄影经典作品

# 黑镜头

9

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眼中的战争和冲突

阿夏·肖桐/编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Immortal Moment by Great Photographers



封面故事：生不如死（获1999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奖）  
苏丹 1998年 托姆·斯托达特〔英〕

一个老人正在为一名妇女接生，破棚子内一无所有，而棚子右角这个妇女的丈夫因死亡太久已经开始腐烂了。在苏丹持续15年的内战中，饥荒使每天一百多人死于难民营。

# Immortal Moment by Great Photographers

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  
世界单幅新闻经典摄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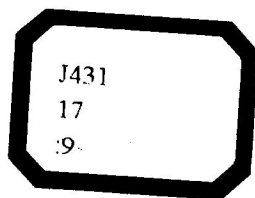


阿夏 肖桐/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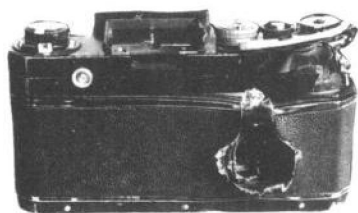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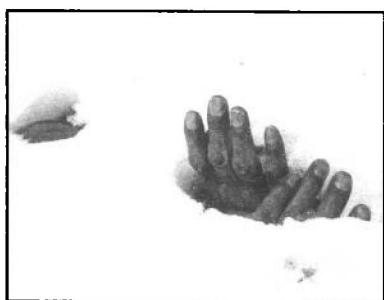
这部 35 毫米的徕卡相机  
曾拍摄了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现场  
与这部相机的主人一样  
许多记者死在了战场上  
但他们留下了这本书中的照片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498600



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炮火还不够近。

---

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

罗伯特·库柏

在二战前线对《时代》杂志编辑谈战争摄影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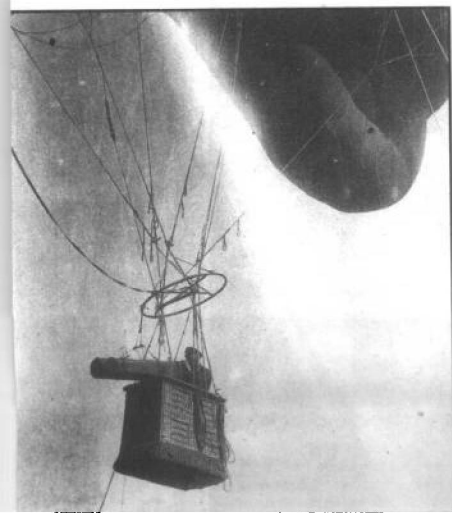




1855年,《时代》杂志的威廉·霍华德·罗素在克里米亚。在荒漠般的战场上他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外来者,为战争报道灌注了诗人的激情与哲学家的沉思。作为现代战争最早的战地记者,他对战争背景的深入洞察和简洁有力的报道风格,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后继者们确立了典范。



早期的战地摄影记者除了需要勇气,无疑也需要马车夫式的体力和科学家式的操作技能。第一位战地摄影记者罗杰·芬顿在1855年就是赶着这样一驾马车深入了战场。在这个马拉的暗室中,他必须在10分钟内将极不稳定的湿版照片冲成负片。这样的设备仍然让他拍出了第一张战场摄影的经典之作《人头遍地的死亡山谷》。他因病离开了战场,并因厌恶战争而永远离开了摄影。



摄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军事用途,并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这样的飞艇上进行空中摄影,为德国的炮火提供了非常精确的情报。当然,战场上的这类摄影者是军人,绝不是战地记者。



乔治·罗杰身背四个相机在解放巴黎的盟军队伍中。他长年转战于北非、东亚和欧洲战场。战争的残酷使他厌世而最终放弃了战地摄影，走进了非洲丛林。他使用的是35毫米的德国徕卡相机。这种于1924年面市的便携式相机，使战争摄影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罗伯特·库柏(右二)、吉姆(左二)及沃纳·比绍夫(右一)同为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的缔造者，也同为二战时期为战争摄影确立经典范本的天才战地摄影者。在作品中充满对战争的激情表达及对死亡的诗意描绘的库柏，于1954年死于印度支那战场上的一颗地雷的轰然炸响；用细腻以至温柔的情感去洞悉战争残酷的吉姆，则于1956年倒在了苏伊士运河之战的一颗冷弹之下；在战争中向往田园诗境的比绍夫，最终在1956年的安第斯争端中获得了永恒的宁静。





乔·罗森塔(左)与鲍勃·坎贝尔正在硫磺岛上的斯利伯奇峰上休息。他们所坐的地方是一个日本炮兵阵地的废墟，在1个小时前刚被攻陷。也正是在1个小时前，罗森塔拍摄了4名美军士兵将国旗插上斯利伯奇峰的照片(见《黑镜头》第2辑466页)。这张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并成为美国胜利的象征。



战地记者当·怀特赫德在美军士兵即将向阵地冲锋时进行紧急采访。这是1945年春季盟军向德国境内挺进时遇到的一次艰难战役。怀特赫德因报道战争获得了两次普利策奖。



战场上著名的新闻二重奏：摄影记者伯特·哈代和作家詹姆斯·卡梅伦。他们报道了1950年朝鲜战争中最黑暗的一面——他们用令人痛苦的照片和文字展示了美军在釜山对战俘骇人听闻的虐待。这是新闻摄影第一次对所谓“人道之师”的深刻反省和批判。

在枪林弹雨中，拉里·巴勒斯(左一)正在协助一个救护小队用担架将伤员抬上前来营救的直升机。他与罗伯特·库柏一同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两位战地摄影记者。1971年他死于发生在老挝边境前线的直升机被击毁事件中。因双眼高度近视在二战中被英国军队拒之门外的巴勒斯，却拥有绝对专业的摄影家的眼睛。在越战中，他几乎是面对面地去拍摄战争的残酷和野蛮。



越南战争是最后一次由摄影引导战争报道的场合，它由此为人们留下了比任何一场战争都多的经典战地摄影；越南战争也是战地记者死亡最多的一场战争，它由此也留下了最激动人心也最令人困惑的故事。这是1968年4月《每日邮报》的特里·芬彻和《生活》杂志的拉里·巴勒斯在提莫西山轰炸暂停的间歇整理摄影器材，他们均死于这场战争。



合众社记者迟田亨一1967年在越南前线的留影。1年前他拍摄越南难民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两项大奖(见《黑镜头》第1辑“越战的故事”)。3年后的1970年10月26日，他在东南亚前线被捕，并被枪杀。





美联社记者洪阮迈与他随行的小分队一起在水田里卧倒躲避伏击。在如此开阔的地方遭到伏击往往是致命的，但记者却不忘用镜头对准敌方的枪口。这是1965年10月10日，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到10分钟，洪阮迈的相机与头颅同时被一颗子弹所击中。



蒂肯·肖伯利在二战时已成为了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1965年10月4日在她跟随越部队行军采访的途中，触雷身亡。她被炸飞的呢帽上还插着刚采的野花，耳朵上还戴着珍珠耳环，但鲜血已经浸透了全身的衣裳。当时，她47岁。



大卫·特恩利在非洲部落里受到了欢迎。事实上，作为新一代战地记者中著名的特恩利孪生兄弟之一，生于1955年的大卫，从80年代起便出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地方。他所摄的种族冲突中的南非、苏东剧变（见《黑镜头》第1、2、3、4辑）等，为他赢得了包括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头奖在内的许多重要奖项。



黎丝兰的整个少女时代都是在越战的炮火中度过的，这似乎注定了她将为一个国际通讯社工作并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地记者。1972年，她死于B-52对柬边境的轰炸中，当时她正在暗房冲洗照片。她的尸体被炸得失去了踪影，这年她刚满23岁。



这是1970年美国一个战时机构印制的小册子的封面，上面印着当年在东南亚战场上失踪的17名记者的照片。其中有著名的记者戴纳·斯通(右排第2人)。这是寻找并争取释放这些战场失踪记者的又一个绝望的努力。他们最终没有人再出现。这17名1970年消失在东南亚战场的记者，仅是总共135名死于越战战场的记者中的一小部分。



海湾战争令电视摄影首次大出风头。电视摄像的活动性与实时性带来了更强的震撼效果，使图片摄影相形黯淡。这是CNN的记者正在战地临时制作棚里编辑电视报道。





摄影记者杰罗米·迪尔内(右)被一粒子弹击中腿部的瞬间,这是1993年11月30日,他正在拍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的一次流血冲突。



一个电视摄影组正在1995年1月的格罗兹尼街头躲避重型火箭的袭击。发生在车臣的战争对战地报道者来说是最危险的,记者们不得不在战斗双方密集的轰炸下工作。危险也来自战地报道形式的变化:单兵作战的摄影记者越来越多地被电视新闻摄制组所取代,而后者由于人数众多及设备复杂,使得受攻击的可能性加大。



1997年4月15日,摄影记者莫里卢·玛洛斯正在直升机上拍摄被恐怖组织占领的日本驻秘鲁大使馆。

## 前 言

---

现代最早的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于1855年来到了克里米亚战场。当时，这场旷日持久的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正打得异常惨烈。据说这位战地记者身上充满着诗人与报道者的混合气质，这种气质无疑令他只愿为理想而行动。

罗素为美国《时代》杂志发回的报道诱惑了另一个更喜欢为理想做点什么的人。做过律师，但更热衷于绘画和摄影的英国人罗杰·芬顿注定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看过《时代》的报导后，罗杰·芬顿将一辆马拉大篷车装满了用于湿版摄影的复杂设备，千山万水、昼夜兼程地赶向克里米亚。

芬顿出发的那个月，正好是英国政府由于面临公众对克里米亚战争日益增加的开销、管理不善和战争中大量人员损失强烈不满而集体辞职的时候。这场战争的声名狼藉使体面人对它避之不

及。当然，人们更想回避的是那个遥远战场上的死亡、苦难、恶毒的仇恨和极端恶劣的环境。

芬顿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战地摄影记者之一于 1855 年下半年来到了克里米亚，他担负起了纪录人性天职的使命。与他同时期前往克里米亚的还有一个天使般的女人，她就是南丁格尔护士。

芬顿用他的大篷车装载的摄影设备拍摄了数百幅照片。在他之前，报刊杂志只能雇佣雕刻师和素描画家来描绘战场的图景。当人们看过芬顿所拍摄的“人头遍地的死亡山谷”后，现代的摄影便立刻取代了传统绘画在战场中的作用。

在战争纪录方式现代化的同时，也是战争朝现代化转变之时。克里米亚及 19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内战只是一个序幕，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工业化的、更为残酷的时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短兵相接中极易表达人的个性的冷兵器时代，却没有一种精密的仪器来纪录那些生动的面孔和性格；而大规模毁灭的现代战争，却出现了描述细节的摄影工具。是摄影为我们纪录了战争中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纪录了关于战争的演变过程，纪录了血肉横飞的战斗现场和噩梦缠绕的厮杀结果。

这也许正是战地摄影伟大的地方：



当人的个性已在现代战争中被彻底摧毁到忽略不计时，是摄影锲而不舍地追踪着人的个性，揭示着人的本质以及凸现人类渴求和平的风愿。

现代新闻媒体与战争的关系天生特殊。媒体报道战争、在读者中获得预期的反应、形成某种社会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甚至最终影响战争进程——这几乎已成现代媒体与战争的关系模式。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战地摄影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然，这也是因为战争而财大气粗的新闻媒体给予他们的回报。但真正优秀的战地记者却依然只是为理想而行动的人，像死于战场的罗伯特·库柏（见《黑镜头》第 7 集 76 页及散见于其它各集的相关介绍），拉里·巴勒斯（见《黑镜头》第 1 集 106 页的介绍）一样，他们是摄影者中的亡命徒，是记者里的诗人。

一大批战地摄影记者有意识地用照片来反讽和拷问战争。还有一些则试图避免单纯的感官刺激，而是从更多的角度来表现战争，以提供更多的认识和思考空间。

在已出版的《黑镜头》各集中，已有大量战地摄影的经典之作及著名战地记者的介绍，相信曾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这套关于战地摄影的专辑，则试图从战争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示发生